



列宁 流亡记

〔苏〕卓·沃斯克列先斯卡娅 著

新华出版社

列宁 流亡记

〔苏〕卓·沃斯克列先斯卡娅 著

张敏 罗 萍 译
初 逢 蓝 一

МОСКВА“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0

根据莫斯科“儿童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译

列宁流亡记

[苏] 卓·沃斯克列先斯卡娅 著

张敏黎 罗萍 初逢 蓝一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插页1张 386,000字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50册

统一书号：10203·216 定价：3.40元

主要人物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本书主人公。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妻子。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母亲。

德米特里·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弟弟。

安东尼娜·伊万诺夫娜·涅舍列托娃——德·伊·乌里扬诺夫的妻子。

安娜·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列宁的姐姐。

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

马克西姆·高尔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俄国无产阶级作家。他同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经常帮助社会民主党，与列宁交往密切。

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安德列耶娃——俄国著名女演员，高尔基的妻子，经常给党以经济上的支持。

艾诺·阿布拉莫维奇·拉赫亚——俄国和芬兰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参加秘密护送列宁到芬兰的工作。

柳莉——布尔什维克，拉赫亚的妻子。

彼得·亨利霍维奇·帕尔韦埃宁——柳莉的父亲。列宁躲避临时政府追捕期间住在他家里。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叶梅里扬诺夫——布尔什维克。1917年7—8月，按照党的指示，在拉兹里夫掩护列宁。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布尔什维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负责把列宁转移到芬兰。

弗拉基米尔·马尔丁诺维奇·斯米尔诺夫——布尔什维克。

维诺·贝格曼——芬兰渔民，护送列宁走过岩岛群的冰雪险路。

奥斯卡·亚历山德罗维奇·恩格贝尔格——普季洛夫厂工人，因参加

革命被放逐到舒申斯科耶村，与列宁常有联系。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主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党中央委员会建立的领导起义的军事革命总部成员。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攻打冬宫的领导人之一。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温斯滕姐妹——芬兰奥格尔比尤旅店主人，列宁曾住过她们的旅店。费尔兹——英国大企业家。

目 录

冰雪险路	1
卡尔波夫	3
在兄弟会教堂里	56
花岗岩上的小屋	79
冰雪险路	102
最后一次与母亲相见	127
第一章 信	129
第二章 铃声	138
第三章 埋伏	148
第四章 利皮吉诺	160
第五章 教堂的节日	172
第六章 采蘑菇	177
第七章 出发之前	184
第八章 相见	191
第九章 在斯德哥尔摩	202
第十章 “休息与有益”	214

第十一章 四月	227
晨光无限好	235
一 向新阵地转移	237
二 泥炭地火灾	245
三 用计引敌	257
四 第三个不眠之夜	261
五 “可把我吓坏了！”	272
六 阴谋	276
七 诡计破产	285
八 新司炉	300
九 在大家庭里	306
十 “我们相信列宁。”	312
十一 情同父子	318
十二 西兰佩文选	323
十三 谜——黑帽带？	328
十四 芬兰牧师	332
十五 在警察署长家里	338
十六 条件成熟了	345
十七 设法见面	349
十八 阿加菲娅婶母	353
十九 “赞成”和“反对”	362
二十 “和平”——最容易理解的词	371
二十一 豁然开朗	375
二十二 进入彼得堡	382
二十三 时机已到	386
二十四 群众的决心	396

二十五	骇人听闻的叛变！	405
二十六	“拖延发动等于死亡！”	410
二十七	晨光无限好	417
樱桃树		431
	友谊的戒指	433
	“命名日”	448
	小鹰	455
	“渍苹果”	461
	火绒草	469
	天不怕地不怕的眼睛	476
	宣誓	486
	五月里值得纪念的一天	494
	漫游未来	509
	樱桃树	525

冰雪险路

卡尔波夫

不眠之夜

大风刮进夏季公园，吹落了大理石雕像上面的积雪，吹散了林荫路上的雪堆，把一团团雪尘卷过丰坦卡河去。潘捷列伊蒙大街上，路灯被风吹得来回摆动，它的一束窄光在教堂的墙上不停地晃动，使黑暗中映出了十三个古斯拉夫连笔字：本教堂建于彼得大帝执政时期。

圣潘捷列伊蒙教堂钟楼的钟响了。餐厅的钟也在打点打。两只钟的声音正好互相呼应。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用手指头紧握着别针，把它从书上拔出来，并且停下手中的工作，两耳细听起来。

“八……九……十……”她低声数着，“十点钟了。伊里奇应当回来了。”

她又工作起来，字母在她的手指头下时隐时现。别针的针尖不时在纸上划着，发出轻微的刺破声，从一行字跳到另一行字上。她那双稍微近视的大眼睛紧紧盯着别针。同志们得到这本封面鲜艳的小书，对着灯光照里页，就可以根据刚能看得出来的刺点构成字母。再借助密码表，就能知道这些字母是列宁的指示：务必

研究过去(一九〇五年)的斗争经验，有些地方的同志要重新转入地下，准备新的战斗。

有人在敲门。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急忙把别针别到短衫上，双手支着脑袋，装做看书看得入迷的样子。

“请进！”

女房东侧着身子走了进来，面带甜蜜的微笑问道，女房客屋中有没有烧炉子烟味，要不要端上茶来，茶炊已烧好。

“谢谢！”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边合上书，边回答，“等丈夫回来再说吧。他在朋友那里玩朴烈费兰斯^①。”

女主人查看了炉子风门关了没有，然后好奇地朝书看看。

“《西班牙王后的项链》，”她念着，马上又说，“大概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女房客遗憾地回绝她说，明天早晨就得把书还给一位相识的太太，所以得赶快看完它。

女房东叹了一口气：

“可惜！”但是看样子她还不想走。她感到寂寞，乘机 and 女房客找话说，“您的姓氏真令人羡慕，普拉斯科维娅·叶夫根耶夫娜。我还估摸着，莫不是真的是叶夫根尼·奥涅金的女儿。但我那堂妹算了一下，要是奥涅金活到现在，他应当是百岁上下，而您的年岁只有三十五左右，不会再多了。我想，叶夫根尼·奥涅金也不会给女儿起个平民的名字——普拉斯科维娅。”

“是的，那是很自然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连忙表示同意。

① 朴烈费兰斯——纸牌戏的一种。——译者注

女房东继续说：

“上回听警察分局局长讲，他们的局长亲自过问过，哪里来了个奥涅金的女儿？分局局长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过什么叶夫根尼·奥涅金。”

“我也没听说过真有这个人。这是警察局长的杜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边说，一边不安地思考，手里的身份证不能长期使用下去了，真不该让同志们给她办了写有普拉斯科维娅·叶夫根耶夫娜·奥涅金娜的护照。瞧，眼下这位爱管闲事的女房东表现出如此大的好奇心，这很危险……

女房东还想问些什么，但她清楚，话是谈不起来的，只好侧着身子，无声地离开了房间。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又工作起来。

信写完了。她把书打开，靠近眼睛，细看她做过点记的那些书页，还用手摸了摸。搞得不错，暗探局不容易发现页中做过的点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把书放到手提包里。

现在该拆看邮件了。她从长呢裙的深兜里掏出一叠信来，细看其中的每一封。她象小时候背书一样，闭上眼睛，双唇微动，为伊里奇背一些信的重要段落。

有一封信引起她的特别注意。信的边角的日期是“一九〇六年二月”，这几个字的下面画上了波浪线。这是暗号，信中有暗写的东西。“还得熨短衫。”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这样想，微笑了一下，接着她把看过的信藏到左兜里，未看过的信藏到右兜里，然后朝厨房走去。

殷勤的女房东亲自把木炭装到熨斗里，点燃一束细干劈柴，把熨斗放到炉子的通风口。

女房东居心险恶地说：

“您听说了吧，当局刚才在我们这座房子里抓走了两个高 校女学生……她们都是社会党人！想想看，她们都是些极不要脸的人！快点惩治所有的扰乱分子吧，那时我们这些诚实的人才能生活得安静。”

“我怀疑，惩治扰乱分子对我们也未必会有什么好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边说，一边用嘴往熨斗的灰门里吹气。

“我敢担保，太太，您可以不必怀疑！”

这时，通过熨斗的圆孔，可以看到木炭烧红了，发出亮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便拿了熨斗，从不太热的茶炊中倒了一杯茶，向女房东道了晚安，便走向自己的房间。

克鲁普斯卡娅关好门，挂上了门钩。她首先应当把伊里奇为代表大会写的评论藏好。宪兵很可能光临这里，说什么也得把手稿保存好……

她的手提包里总是放有几本书，那是为了写密码信和保存手稿用的。这样的“贮藏库”是他们和一位党员装帧工人一起发明的。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拿出斯威夫特^①的书《格利佛游小人国》，小心翼翼地剥开硬书皮的镀金细布面，抽去厚纸板，然后把列宁的手稿塞了进去，再把镀金细布面按原样粘好，放进手提包里。现在可以说手稿不会有危险了。

她把手巾铺到桌子上，把信放到手巾上面展平，用热熨斗轻轻压在信纸上。压了一次，再压一次。于是，信的字里行间显出了刚能看得见的赤褐色小点点，它们构成了特定含义的数字。

“这种密码的解法是什么？”日期下面画了波浪线……哎，对啦，应当是“黑夜里沉睡的山峰”。

①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译者注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她与许许多多的组织保持联系，她应当记住的事情很多：密码的数十种解法、密码书写的方法、接头地点、接头暗语、化名……所有这一切都得记在脑子里，不能记在纸上，因为记在纸上可能出问题。

同志们从西伯利亚写信来说，令人焦虑的消息不断地传到遥远的流放地：莫斯科十二月起义遭到了失败，下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工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新俄罗斯共和国”垮台了。革命风暴卷到了西伯利亚。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赤塔，政权转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手中。可是在那里，工人的起义也被残酷镇压下去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革命失败了？一切都完了？党是否还存在？”同志们这样发问。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明白，人们对前途产生了怀疑，更可怕的是他们正在丧失对胜利的信心。应当立即写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她一边熨装饰着黑缘带的灰色短衫，一边考虑如何复信。她得把短衫熨得平展展的，明天早晨女房东一看见，就知道是夜里熨的。

写出来的信很长，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封家信，内容无关重要，不会引起检查机关注意。然而，在信的字里行间，用化学墨水写了很多事情……亲爱的同志们，革命并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没有放下武器。在乡下，农民骚动还在继续，军队里也不安静，水兵中更是有举动。党在继续工作，党依然存在，党是会被消灭的。在任何情况下党都绝不会被消灭！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象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熄灭太阳一样。伊奇里丝毫也不怀疑工人阶级有能力把斗争进行到底……

餐室里的钟打了一下。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心骤然

抽紧了。这是什么时间了？十二点半？一点？一点半？“大概是十二点半吧。”她这样安慰自己。今天，伊里奇正在与孟什维克进行激烈的较量，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引导农民走向革命，工人阶级能否领导农民？

整个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为这场较量作准备。散会时间不应当晚于十一点，但他现在还没有回来。看来，密探又跟上了他。他得走街串巷，甩掉“尾巴”……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抓住了吊灯的灯绳，把吊灯往下放了放，把灯芯往小捻了捻，然后吹灭；不能让房东知道她一直没有睡觉，深更半夜房间里是不该点灯的。

黑暗的天空里不断飘落下雪花，大街披上了银装。

雪橇从房屋旁飞驰而过，发出刺耳的声音。是警察巡逻队过去了。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靠在窗框上，闭上眼睛，细听外面的声音……

窗外是谁的快行脚步声，把雪踩得“吱吱”作响？她没有睁开眼睛。这不是他。她能从千人的不同脚步声中辨认出他的脚步声来。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忽然想起：“沃洛佳走时没有穿背心。”她走到衣柜前，小心地打开柜门，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双手在黑暗中摸到了毛茸茸的毛线背心，这是她两年内在日内瓦买的。她抱怨自己：“我怎么这样疏忽？外面冷得很，他正需要这衣服。”

她越想越不安，心跳得更紧。

“应当想别的什么问题，想快乐的事情……”她要使自己从不安中解脱出来。

八年前，她和母亲一起去舒申斯科耶村，就是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被流放的地方，要和他一起服流刑。她非常激动，最怕两人相见的最初一瞬间。她给他带去的礼物是一盏绿灯罩的煤油灯。六千俄里的漫长行程，因为怕碰坏了，她一直把它抱在怀里。

五月的一天，晴空万里，她们母女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从马车上下来，手里拿着灯，样子很庄重。附近房舍的窗子都打开了，所有的窗口都有人朝外看，脸上都现出好奇的表情。只有济里亚诺夫家的窗户仍然关得严严的。消息灵通的孩子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去打猎了，要到很晚才能回来。

真有点尴尬可笑：未婚妻来了，而未婚夫竟不在家……

到了晚上，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母亲把随身带的包袱和几只篮子堆放到屋角里，上面盖了一块粗麻布，自己却躲到房东的屋子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兴冲冲地跑上了台阶，推开门，朝堆着东西的屋角望了望。房东走过来，向他说了些什么。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站在隔壁墙后，屏住呼吸。她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踮着脚走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从背后用两只手捂住他的眼睛。“娜究莎！”他小声说，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时钟打了五下，是清晨五点钟了。莫非他被逮捕了？应当等待，耐心地等待，她这样劝说自己，继续回忆。

……第二天晚上，在舒申斯科耶的所有流刑犯都聚到一起，他们中有奥斯卡尔·恩格贝尔格、普罗明斯基及其一大家子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点上了绿灯罩的煤油灯，不时拿眼睛瞟视着她。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讲了彼得堡的情况，然后大家一